

57

广西僮族自治区
荔浦县茶城人民公社瑶族社会历史調查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編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63年7月

前 言

茶城人民公社是荔浦县瑶族的主要聚居区，我組于1958年12月4日到达該地进行調查。在調查中，我們以瑶族比較集中的九扒、波兴、六坳、納兌等村为重点，并对整个公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一般的了解。調查结束后，在当地写成調查报告初稿。至同年12月18日全部工作結束为止，历时半个月。参加調查及初步整理材料的有本組成員严英俊、李維信、沈端发、徐萱齡等同志。

为了适应研究瑶族社会历史的需要，今年七月，由我組李維信同志对原調查資料稍加整理付印，在整理中，我們力图保存原来的調查資料，尽力做到不加省略。但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缺点和錯誤在所难免，希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63年7月

目 录

壹、概 况	(1)
一、地理环境	(1)
二、民族概况	(1)
三、民族关系	(3)
貳、經 济	(7)
一、农 业	(7)
二、工矿业	(17)
三、手工业	(17)
四、副 业	(18)
叁、政 治	(19)
一、解放前的政治	(19)
二、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20)
三、党团組織的建設和民族干部的成长	(21)
四、土地改革	(21)
五、农业合作化运动	(22)
六、人民公社化	(22)
肆、文化教育和生活习俗	(25)
一、文化教育	(25)
(一)教 育	(25)
(二)文 学	(26)
二、生活习俗	(26)
(一)物质生活	(26)
(二)婚姻与丧葬	(29)
(三)宗教迷信	(32)

壹、概 况

一、地理环境

茶城人民公社位于荔浦县的西部，东与大塘为邻，南与青山、修仁接界，北接花蜜，西界鹿寨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有瑶、僮、汉三个民族。据1958年统计：全公社共2,801户，12,767人，其中瑶族561户，2,402人；僮族297户，1,342人（尚未最后确定民族）；汉族1,948户，9,023人。瑶族主要集中于原福文民族乡的波兴、九扒、纳兑、六坳一带。这一带地方，后来与清良民族乡合并为清福乡，即今之茶城人民公社。

茶城公社社址设于茶香，该村紧靠背后山，再往西则是连接一片的崇山峻岭，中间夹杂着一些比较狭窄的山谷水田，也有一些较宽阔的盆地。蒲芦河与六棍河流过其间，灌溉着两岸的农田。瑶族聚居的村落多分布在靠近平地的山腰，也有座落在山麓的。波兴、九扒位于六棍河的上游，纳兑、六坳位于蒲芦河附近，纳兑村位于高山上，距平地较远，六坳位置较低，平地也较宽阔。在这个半山区里面，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较足，而广阔的山场适于种植各种旱地作物，还蕴藏着丰富的铜矿，1958年已着手开采，支援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农作物以稻谷、玉米、红薯、木薯为主。又有茂密的竹林、杉、松等林木。

瑶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很早就生活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这一地区，发展了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在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他们又团结在一起，与反动政府进行斗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瑶族和汉族人民，团结得更加紧密，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二、民族概况

（一）民族名称

瑶族自称为“育棉”，“育”即是“瑶”，“棉”意为“人”，合起来即是“瑶人”。汉族称瑶族为“盘瑶”或“过山瑶”，前者是由于瑶族自认为是“盘王”的子孙而得名，而后者则是过去瑶族经常随山迁移而得名的。瑶族对汉族和僮族均称为“干”，意思是“外人”。

（二）民族来源和迁徙经过

1. 人类起源传说

（1）兄妹结婚的故事

据说：很久以前，天地不分，盘古开天立地，造日月星辰，造的太阳是男子，月亮是女子，世界上只有他们俩人，他们俩人看到有天有地却无人，一天，哥哥对妹妹说：“天下总无人，我们兄妹俩人结婚吧！”妹妹不答应，她说：除非是两块磨石磨下分而复合，一点不差就结婚。哥哥同意了。于是二人用两块磨石，一人从山的南边滚下，一个从山的北边滚下，

結果磨石果然到下面合在一起。但是妹妹还不肯，說是要在河流西边种竹子，如果竹尾攙在一起我們就結婚。于是兄妹二人在河的两岸分种竹子，結果竹尾又攙在一起，妹妹无話可說，于是兄妹二人便結成夫婦。結婚之后妹妹便懷孕，之后，生出一不象人形的“冬瓜仔”，哥哥看到之后很生气，便把这个肉球砍成若干碎片，向四方撒去，撒到各处，說也奇怪，所撒的地方都有了火烟，有了人类在世界上生活了。撒在高山的是少数民族，平地的是汉族人。而平地汉人居多，山上的少数民族則少。

世界上有了人类，哥哥对妹妹說：“妹妹，看！是不是，只是有了我們俩人才有了人类，沒有我們就没有人。”妹妹說：“撒到平地的汉族人多，少数民族人少。”而后二人齐說：“少数民族人少而貴，要用香紙来买。”此后便产生了迷信，后人才有燒錢紙的习俗。

（2）过海及千家洞傳說：

波兴和九扒的老人說：瑤人本来有一部份人住在北京，因受官府的压迫，只好迁到南京停脚。修起南京石宝殿。之后，从南京漂洋过海，遇到大风浪，不能渡，大家在船上許下了盘王愿，后来果然风平浪静，到达彼岸。汉族因为有钱有米而当即还了愿，瑤人因无钱无米而未能还愿，只好攒着盘王，許下以后 20 至 30 年还愿。瑤族过海之后到了广东乐昌县，在当地起了祠堂，十二姓人还了盘王愿。但是在此又住不稳，被外人追赶撞散，一部份人到了交趾，一部份人到了千家洞。

千家洞是个好地方，周围是山，有一冲口通向外面。其中有三块 36 担谷子的大田，米粮足食。田垌里有一株大树，名叫枯木茄，每年三月开花，人們以这株树开花作为耕作的开始，开了花才进行耕作。十二姓人生活得很好。但是好日子却不长在，有一天，外面县衙門里来了两人催粮，时遇千家洞过年，盛情好客的瑤族人民，每家都請他們吃一餐“年酒”，整整的吃了三个月，县衙里不见人回来，認定千家洞出了“草寇”，謀害了他們的人。于是派兵杀进千家洞，瑤人死伤无数，杀到里面后方知道他們的人未被杀害，而是在吃“年酒”，知道杀錯了瑤人，但是他們却声称“杀錯也就錯了，就一概杀完。”于是千家洞十二姓瑤人十死八九，剩下的只好扶老携幼地逃亡。（据說最后只剩下 300 余人。）他們在临行之前将一个牛角砍为十二段，十二姓人各收一段。即从云盖岭逃出，行至道州，过一浮桥，但正行时，浮桥断了，淹死了很多人，一半人轉去永明地界，然后到广西。

2. 迁徙经过

現在在波兴、九扒、納兌、海洋坪、土凤山、坪冲、六坳、六洋等地的瑤族，均以馮、赵二姓居多，其次尚有盘姓、张姓、罗姓、李姓居极少数。現将其来源迁徙情况分述如下：

馮姓：馮姓自称系十二姓瑤族的后裔，他們自从在道州（今湖南省）浮桥离散之后，经过永明县（今湖南省）进入广西境内，又經若干地方之后到达了荔浦县的海洋坪（与九扒仅一山之隔），到海洋坪的最早祖公是文字輩的。其馮姓班輩为：文→金→成→元→春→义。五代轉宗。在海洋坪时文字輩太爹生有四个儿子，即馮金龙、馮金曹、馮金田、馮金明。四子长大之后，各自創立家业，选择新地居住，馮金龙迁居到六坳屯。現在六坳屯有少数戶姓赵，其余全是姓馮的。馮金曹到了六洋屯，該屯也是馮姓为主。馮金田到了納兌，該村也是馮姓为主。馮金明到九扒。他是到九扒的第一人。其代数如下：馮金明→成才→元胜→春貴→文翠→金坤→老四→（四岁）

馮家到九扒从金明到老四共七代人，如以 20 年一代計算的話，則九扒立村時間已有 140 年之久了。納兌、六坳的馮姓現今也到成字輩，七代人了，因此这些村落起立的时间相差

不多。

赵姓：赵姓亦自称为十二姓瑶人的后代，据在九扒了解，九扒赵姓有着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支系由广东乐昌县到千家洞，然后再经道州、永明入广西，后到荔浦县的海洋坪，与馮家同村居住；之后，又迁到红冲（距九扒约3里）最后迁到九扒村。据赵志金说：他们到海洋坪的第一人是赵有贵，第二年到九扒。其代数如下：

有贵→进宝→才秀→志金→如良→老秉（二岁）

从上可知，从有贵到老秉共六代人，如果以20年一代计算的话，则赵家到海洋坪、红冲、九扒共有120年之久。而馮家到九扒则有140年，如果是以20年一代计算接近正确的话，则馮姓先于赵姓到达九扒，而九扒立村至今则有140年左右的时间了。据瑶族老人说：馮金明到九扒村时，当地还是草木丛生的荒山野岭，并无人居住，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同馮赵二姓到九扒的代数材料来看，那可以说馮家是九扒村的首先建立者。

赵姓的另一支，问其由来，从瑶族的过山榜手抄本中写存有居住于岑溪县，然后迁到大轮村的字句，由口述也是如此，可见他们这支是从广东乐昌县迁至千家洞，再辗转入广西岑溪，然后再到荔浦的大轮村（今属茶城公社），又到坪冲（距九扒约3里）居住了三十年左右，后赵福明来九扒入赘馮家，故九扒才有姓赵的，赵福明是来九扒的第一人。其代数为：

才秀（在坪冲）→福明（来九扒入赘）→如光→有标→亦生（六岁）。

这支赵姓到九扒有四代人，而在坪冲则有30年左右，以20年一代计算的话，他们到九扒约有80年之久。

纳兑的赵姓与九扒的赵姓：其辈相同，均为：

如——德——成——进——才——志——如，七代转宗，他们同是赵有贵的后裔，分支进秀至纳兑。其代数共四代，五代刚出吉。其代数如下：

有贵→进秀→才林→志定→如（14岁）。但其来源迁徙地点说法不同，他们说：从广东上州（？）到广西平南金茶山，过三排岭到海洋坪，后到纳兑。

在波兴的赵姓，则又系一支，瑶族老人说他们是从广东奇扬象州到广西鹿干山，后到柳江，最后迁到波兴。在此居住共有四代人，第五代已出吉。其辈字如下：

清→有→荣→珠→通→文。到有字辈迁至波兴，全村均系同房子孙，现在在有字辈已无人，而荣字辈的尚有三人，最长者是81岁。故此，波兴村落建立时间也约有90余年。

盘姓：盘姓在这一带系少数，在九扒也只不过是两户而已，据瑶族老人说：他们原先居住于永福县（今属桂林专区），20多年前才来到九扒入赘的，由于不改姓名，所以九扒才有了盘姓。

张姓：张姓在九扒也是一两户，张姓本不是瑶人，系荔浦县的汉人，来九扒入赘的，因未改姓，故有了张姓，他们来了四代人之久。以20年为一代计算的话，则有80年左右之久。

三、民族关系

茶城人民公社波兴、九扒、纳兑、六均（原福文瑶族乡）是瑶族人民聚居的地方，所在位置是一个山岭交错的半山区，山岭之间有小块山脚冲田，四壁均为峡陡高矮不一的土山。瑶族人民来到此地约有六七代之久，但是来此之前，早有汉族居住（据说长垌有僮还未确定），狭小的水田和广阔的山场均被汉族占有，据说起初汉族占地以插标为记，将山场都

插光了，瑶族人民来到后只好向他們买地起房，批山場耕种。如波兴批种长垌、下壩等地汉族的土地，九扒、納兌一带批种三色的土地，六坳向大龙引、小龙引批种。在三色有一汉族最大的地主陆凤熬，他插的山場最寬，九扒的瑶族人民来后均向他批种。在九扒收集有最早的出批山場的契书是在同治年間和宣統年間。（立批山場契书附录于后）距今尚有八九十年之久，由于瑶族人民开始就与汉族的地主阶级发生了不平等的經濟关系，在旧社会的經濟基础所反映的民族关系，那便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这是少数的統治者与瑶族人民的关系。

瑶族人民和汉族的少数地主的关系是处于“山丁”与“山主”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便是民族隔閡的根源。如批山場的契书写到：

“馮金明馮元^金_献应言承批为业。即日凭中照依先日老批地界路看再点清。上至岭頂为界。下至到河为界。左至冲尾烂坵田小沟直上岭頂田为界。右至由大冲漕下到河为界。左边陆姓之地。右边赵姓之地。四界分明。三面言定。时值换押批錢四拾壹仟元正。即日凭中立批錢字两交清白。陆姓亲手領足应用并无限欠分文。比二次批。一次长租六百文。二次长租八百文。二共租錢壹仟肆百文正。限每年冬下十一月十五日交清。两无加減。自批之后。其地界內一草一竹一木一寸土片石百物等件毫无存留。概由馮姓子孙管业。起屋居住阴阳两造生耕死葬百随其便。仅与馮姓不得招入外姓。陆姓人等已到未到不得换批收贖找补一切。其地界內栽有百物等件。陆姓不得入山乱取。地內先有老祖上下左右川心五丈不得开挖。如馮姓子孙自願地不种老批新批退与陆姓租錢无給。二比甘愿。不得翻悔。并無逼哄。恐口无凭。中立换批合同字二张。各执一张。永远收存为据。”除了批押租錢以外，每年都有流水租，交十几元銀毫。以上批的山場是九扒村馮姓批种的，开始是馮姓一家，后至全村，由各家湊錢付租。之后，瑶族人民在山場內种杉木、竹子、茶子、桐子等物。陆姓不守批契之言，将瑶族人民的竹山砍了两条冲，他們要用就随时来砍，好似他們的一样。瑶族人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陆姓汉族毫无愧色地什么都砍，什么都拿。这样，引起瑶族人民的反对，和他們告状，共两次，其中一次赵春庆（瑶族）的菜園內蒜、菜地是向三色陆姓批的，一年五毫半錢，他們就将菜園周围的竹子藤用火烧去，瑶族人民告状到蒲芦，共花了几毫錢。

波兴的瑶族人民和长垌地主恶霸韦孔书在民国二十八年时，打官司共四、五年之久，曾告到荔浦、柳州、重庆。原因是韦孔书将其祖墳壘在波兴瑶族村的背后山上，瑶族人民認为对他們有影响，要他迁去，他不肯，反而要瑶族人民搬家，地主恶霸韦孔书由于有錢不認无理，而直打到重庆，最后断給瑶族之后，才得安居下来。

此外，六坳的瑶族和龙引的汉族，为爭山場，爭水常发生糾紛，曾发生械斗之事。一次爭田水引起械斗，龙引的汉人拿了木棍来至六坳村口，六坳的人也拿起棍棒相打，而瑶族受伤二人，汉族受伤一人。这些均是由坏分子的挑拨而起的，后經双方人民的和解方散去。

統治者、恶霸地主对瑶族人民的压迫剝削是严重的，为瑶族人民所痛恨，如波兴一个老人，在我們調查組离开此地走向納兌的途中赶来交給一张检举恶霸地主（汉族）韦景子、韦孔书、韦景須、叶来芳、叶五益的书写材料。写道：“启者荔浦县第六区清福乡波兴屯赵通新同妻莫氏夫妻二人，由甲申年九月間在于門口众族人等我們木已地方就起了一座水碓，做得两三年好好的，尾后就被結尾乡长洞屯恶霸地主韦景子、孔书、景須三人把赵通新之水碓放火烧去，两三次修整不了，就把墙尾盖好无其所奈为无办法。又到庚寅年四月間，恶霸地主承（威）立土匪，就把赵通新拿来杀害，长洞村土匪叶五益連（联）合土匪地主抄赵通新的家，耕牛犁耙粮食用具百物等件拿去……”由此看出民族压迫，其实質是阶级压迫，瑶、汉

人民是同等命运的，瑶族人民的敌人同样是汉族人民的敌人。解放初期，瑶汉两族人民共同协助解放军肃清了这一带的土匪，如波兴的赵通学，九扒的赵志甫都参加了民兵协助清匪。清匪之后又共同的参加了反霸和土改斗争，将多年来压迫剥削人民的地主恶霸斗争镇压下去，如韦孔韦、韦景于、韦景须、陆玉麟、韦玉刚等，给以镇压，冯春有土匪排长（瑶族）劳改。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了，两族人民在斗争之中结成了密切的友好关系。

解放前，这里的瑶、汉两族人民，虽然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而造成一定的民族隔阂，然而各族劳动人民的互相交往、团结互助的历史是主要的。如波兴屯瑶族和长洞屯的汉族对面而居，相隔不到一里，六坳与六坳口紧连在一起，与大、小龙引也就是一里之路，相距之近，故使瑶汉两族人民来往频繁，互相影响和学习的事例也就不少。

语言：瑶族人民在此居住约有六七代之久，据波兴八十一岁的老人说：过去他们不会讲汉语的，到此之后与汉族互相来往，学会了汉语。这一带的妇女、小孩均会讲桂林普通话。长洞的汉族很多也能听懂瑶话。在文化上，很早以前，瑶族就接受了汉族的文化，有的人家送自己的子女到汉族村落和汉族子弟一起读书，如波兴屯的瑶族，以前都是到长洞去读书的。也有合家凑钱向外面请来老师来教的，如光绪26年时，纳兑请包岭的汉族老师陈水庭教书。

服饰：瑶族妇女现在还保持着民族服装，在男子已改为汉装了。妇女所戴的耳环、手圈等都是在修仁（汉族地区）打制的。以前这里瑶族人民中没有缝衣的，在光绪24年湖南人唐文启来到纳兑、九扒、甲拔等地缝衣，共住了八年之久，瑶族人民都买布请他来缝，三毫一套衣服，之后，罗卜冲来了一个姓李的汉人给瑶族人民缝衣（用衣车）。后来，一个叫唐文如的来到纳兑瑶家，很多人向他学缝衣，瑶族赵才林学会之后就自己缝衣自己穿了。

房屋：据八十一岁的老人讲：以前他们这一带的房子都是矮小而黑暗的竹瓦房子。后来看到汉族的高大光亮的房子很好，而逐渐改变建起与汉族同样的大房子了。

婚姻：在瑶族中没有民族之间的婚姻限制，但是祖传下有“瑶女不能嫁给汉家，否则讨不到吃的，人丁不旺。”故在这一带没有一个瑶族女子嫁给汉族的。但是汉族女子嫁给瑶族的是极为平凡的，汉族男子来入赘的也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三十七年以后纳兑村开始有汉族女子嫁来，到解放时共有3人，解放后嫁来的有5人，他们有的到瑶家之后，改为瑶族装扮，只是不会讲瑶话。也有讨汉族小孩来作仔的，如：六坳的冯文新没有儿女，便要了一个汉族妹仔，现七岁，能讲满口的瑶话。由于两族人民的婚姻关系对民族之间的融合起着很大作用。

种田：这一带的瑶族，长期以来是吃一山过一山的，故不会种水田。据八十一岁的老人讲，他们过去种旱禾，每株之间相距一尺余。后来，到这里定居下来，自己也买得水田，向汉人学会了种田的技术。由于瑶族人民的水田都是零星小块的，而且是夹在汉族之间的，这样便于学习。同时，瑶族和汉族人民共用一个水源。如纳兑瑶家种的水田和新田汉族水田相接同用一个大壩车水，相处很好，天旱时水少，双方自让，互相谅解。

打铁：这一带瑶族人民之中以前没有铁匠到过，在光绪时有一来安（湖南）的铁匠（汉族）到纳兑，共打了十余年，瑶族人民到柳江买铁来，请他打刮子、锄头、钩刀等工具。当他打完之后，瑶族人民又请他到另一个瑶族村去。

木工：很早以前，瑶族没有木工，所起的房子是茅房和竹瓦房，门是竹片编的。后来，纳兑村来了两个木工，为瑶族制作桌子、风车、水桶、打谷桶等。由于他们的来临，木工技术也就传入瑶山，瑶族也就逐渐掌握了木工技术，有了自己的木工。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民族关系起了重大的变化。解放之初，虽然还有一些民族隔阂的遗留，但在成立人民公社之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瑶族和汉族人民共一个公社，有的已经是共一个食堂。他们说：“现在瑶汉是一家”。瑶汉两族在公社化后，都是在一个生产编制之下，同一个公社，劳动力统一调配，分配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没有你我之分了。如纳兌村在突击收包谷、红薯等作物，因人力不足，于是从西牛、六坳等地调去30余人协助。在铁矿、铜矿基地以及水库等地，都有各族人民共同劳动；在农具厂里，瑶汉两族人民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瑶族的铁工和木工不懂得制造新式农具，但在汉族工人的帮助下也学会了。

这一切都说明了解放以来，在党领导下各族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

貳、經 济

一、农 业

(一) 土地情况

清福乡是一个崇山峻岭的地区，当中也有一些比較狭窄的山冲平地，如蒲芦河两岸就有一些較平的地方。另外，也有个别地方有着比較寬闊的盆地，但这些地方多为汉族村落所分布，瑶族村落大多数分布在山腰或山冲。据清福乡人民委员会1958年9月的統計材料，該乡共有田亩2800亩，其中水田2375亩，旱田201亩，旱禾地224亩，旱地4632亩。相比之下，旱地較多，田較少。

瑶族在过去对于面积沒有亩的概念，而是以担来計算，即是按照土地的产量作为单位，每担重量約80——100斤。

瑶族开始种田的时间，据九扒村瑶族老人称：該村瑶族在建村之后才开始向三色村（距九扒約六里）的汉人买了一些山冲两端的灘坳田，买田时间距今六代人，到解放时为止，共向三色、桥落、下龙、长垌等村的汉族买了近300亩的水旱田，其中以三色村的田土較好，多是粘土，而长垌、波兴、下龙、九扒等村附近的田土較差。

旱地分布于山上，所以也可称为山場，山場在习惯上分为青山、芒山、茅草山三类：

青山：青山是从未砍伐或已經过砍种，而相距时间数十年，又重新长满了树林的山岭。这种山由于长年累月的落叶与荒草霉烂或肥泥，故而土質較肥，若經砍种，作物产量是較高的。但是在九扒、海洋坪、那兌、波兴一带，只是在山冲边有极其狭小的青山。

芒山：芒山即是滿布芭芒草的山岭。这种山由于芒草高大而密，若經砍伐焚烧，草灰肥較丰，种植作物是可得較多的产量的。这是仅次于青山的山場，可种3——5年才丢荒。

茅草山：这是比較貧瘠的山岭，因为这种山已經过数度砍种，地力消耗很大，上面茅草較稀薄，砍烧之后草灰也不多，一般只能种两年就要丢荒。

(二) 生产力

1. 劳动力

清福乡的劳动力，据該乡1958年9月的統計，共有1,331人，其中主要劳动1035人，附帶劳动296人。

瑶族人民是极其热爱劳动的，一个十四岁的人，即正式参加劳动，即使是十二岁的小孩，也参加一些輕微的劳动，而年过60岁的老人，还是一个主要的劳动力。据我們了解以及瑶族老人的口述，他們从16岁起，直到65岁为止，都算是主要的劳动，年过70岁的老人，也一直从事生产劳动，直到无法劳动时为止。

瑶族对于劳动力是非常重視的，因为砍种山場，需要的劳动力很多，而瑶族又是实行广种薄收的办法，滿足自己生活的必需，劳动力就显得特別重要。据瑶族老人們反映，他們各戶生活的好坏，是視劳动力的多寡而定的，劳动力多的家庭，其生活也就比較过得去，反之，生活就会困难。由于这样，瑶族对于劳动力就特別重視，反映在婚姻上，即是招贅的普

遍，有的人家，纵然是有了儿子，还舍不得嫁女出去而实行招赘，因为这样就会增加了劳动力。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需要劳动量很大，单独一户人家，有时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劳动力的缺乏，不能按期完成生产。因此，瑶族内部自然产生了劳动互助的良好习尚，这种习尚，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互助组的成立为止。在九扒一带的互助形式解放前有以下两种：

换工：这是户与户之间单独进行的一种临时互助形式，如某一户一时劳动力不足时，即请亲戚或朋友相帮，日后又再以同等时间的劳动归还，即一工换一工。至于还工时以妇女或不成年的代替，对方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集体开垦：几户人共同批种一个山场，然后由各户共同开垦，工具及饭食自备，所需的种子则由参加劳动的人数平均负担，将来收获时，也按各个劳动力出工数均分。集体开垦也有人领导进行，他负责布置工作以及计算劳动日均分粮食。

2. 生产工具

瑶族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其种类与质量都与邻近汉族村落没有什么差别，据瑶族老人称：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向汉区买来的，工具坏了，也请汉族铁匠来修理。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有以下几种：

犁：犁分犁咀犁面两块，犁咀重约五斤，犁面重二至三斤，共重7—8斤。一个新犁咀若使用于大泥土（好土）可用十年，山泥土夹杂石头多，一个新犁咀往往只能用两年，至于犁面则不易坏，甚至可用40—50年，这是专用于水田的工具。

耙：瑶族所使用的耙全是铁耙，有13齿，齿长6—7寸，齿距2—2.5寸，耙重17—18斤，可用20年。

刮子：刮子有两种，即扇刮与月刮。扇刮呈矩形，刮口有6—7寸宽，刮长4—5寸，重约2斤，是刮地下种的重要工具。30多年前，九扒一带的瑶族全使用这种刮子，一把新刮可用2—3年就得要修整。月刮呈半月形，刮口阔1.2—1.3尺，重2斤，是刮地及培土的重要工具，一把质量最好的月刮一续可用5—6年。这种形式的刮子在九扒一带瑶族地区已使用了30年左右的历史。

锄头：锄头呈长条形，长约1.2尺，宽约2寸，重2—3斤，是刮生地，收薯类作物的重要工具，每年都得修理，如果经常修理则可用数十年。

钩刀：刀嘴呈鹰嘴状，长约7寸，重1.5斤，是砍山砍柴的重要工具，一把新钩刀可用7—8年。

镰刀：刀长约6寸，重约1斤，是专用于割草的工具，可用2—3年。

禾镰：刀口有细齿，重约一两，专用于割禾，是瑶族所使用的铁质工具中最小最轻的一种，可用3—5年。

四齿耙：耙有四齿，齿长约6寸，齿距6至7分，是挖猪牛栏粪、整田基的工具，一把好的四齿耙可用10年。

秧铧：铧呈长方形，长约6.5寸，专用于翻秧，可用10年左右。

碎谷工具有以下数种：

磨：磨有坭磨及石磨二种，坭磨直径1.6至1.8尺，是磨谷子的重要工具。一个主要劳动，一日最高可磨谷1,000斤。瑶族自己会制造，使用很普遍，以九扒村来说，每家都有一架新坭磨可磨130至140担（13,000—14,000）谷后方再修理。

石磨較大者直径1.3—1.4尺，較小的石磨直径1尺，主要用于磨包米（玉米），一个主要劳动一日可磨100斤包米粉。九扒一带的瑶族所使用的石磨系向汉区購来。

脚碓：瑶族自制，杵系石制，碓杆木长约6尺，用脚踩动，专用于舂米，一个主要劳动一日可舂米约150斤。

谷桶：系木制工具，瑶族能自制，是打谷的主要工具，一个谷桶每日可打谷2,000斤。

3. 生产技术

（1）农作物与耕作季节

瑶族所种植的作物主要有稻谷、包米（玉米）、木薯、红薯、芋头等数种，其中以稻谷为主，其次是包米、木薯、红薯及芋头等。瑶族过去只种植单季稻，双季稻的种植只是近30多年来的事，据九扒村老人馮春蓮說：种植双季稻的技术是在30多年前，一个居住在三告的汉人盘阿引来九扒上門时才把这种技术带来的。他首先教他的岳父馮元宝种植，然后又教馮春蓮种植，以后瑶族人民就普遍种植双季稻了。

由于长期的劳动，瑶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劳动經驗，掌握了生产季节，对于全年的节气都有适当的生产安排。现将瑶族的生产安排情况叙述于下：

- | | |
|----------|---------------|
| 立春——雨水 | ①开生地。 |
| | ②种竹子。 |
| 惊蛰——春分 | ①种芋头。 |
| | ②下红薯种。 |
| | ③种三角麦。 |
| | ④种杉木。 |
| 春分 | ①浸早糙谷种。 |
| | ②种板薯。 |
| | ③种松木。 |
| 春分——清明 | 种早包米。 |
| 清明 | ①播早糙谷种。 |
| | ②种木薯。 |
| 谷雨 | ①除板薯草。 |
| | ②除芋头草。 |
| | ③种旱禾、糯子、粟禾。 |
| | ④浸中糙谷种、播中糙谷种。 |
| | ⑤种桐子。 |
| 立夏、小满、芒种 | 种晚包米。 |
| 立夏 | ①插早糙秧。 |
| | ②除木薯草、包米草并疏苗。 |
| 小满 | ①除芋头地草，并培土。 |
| | ②耘早糙田。 |
| | ③收三角麦。 |
| 小满——芒种 | ①插中糙秧。 |
| | ②耘早糙田。 |

芒种	耘中糙田。
夏至	①种红薯。 ②浸二糙谷种、插二糙秧。
夏至、小暑、大暑	除晚包米草并疏苗。
小暑——大暑	刮红薯草并培土。
小暑	割田基。
大暑	收早糙、插二糙。
立秋、处暑、白露	种三角麦。
立秋——处暑	①耘二糙田。 ②除晚包米草。
白露——秋分	割二糙田基、割中糙田基。
秋分	收芋头。
寒露	摘茶子。
寒露——霜降	收桐子。
霜降	①收中糙。 ②收三角麦。
立冬	①收二糙谷。 ②收木薯种、收红薯、板薯及三角麦。
小雪	①收茶子。 ②收三角麦。
大雪	砍山。
冬至	烧石灰。
小寒——大寒	烧山。

(2) 耕作方法

水田的耕作方法

犁田与耙田：普遍实行两犁两耙，深度4至5寸，其中以4寸居多。播种秧田则三犁三耙，深度也是4—5寸。

选种与浸种：瑶族选种普遍实行块选，即在收割时，选择谷粒较大而饱满的田作为留种田，脱粒后要在阳光下晒两次，晒得越干越好，瑶族俗语称：“谷种不怕晒”。

浸谷种的时间，早糙要三昼夜，中糙及晚糙要两昼夜。瑶族全用清水浸种，浮于水面的不能作为种子，沉底的才可以作为种子。浸过后，装于竹制筛筐中，上盖稻草，普遍隔一天要翻一次，务使根出得均匀。如果天暖的话，则至多三天即生根，天冷则要3—5天才会出根，出根后即可拿去撒播。

插秧：一律实行簇插，即用秧簇将秧连根土一齐簇起拿去插田。插田时好田每蔸8至10株，次等田15—16株，据说：次等田之所以插得多是由于田土不好，怕不易长好的原因。蔸距一般都是8寸至1.2尺。

耘田：一律都是耘二次，早糙两次耘田都施肥，中糙及晚糙只是在第二次耘田时才施肥。

排灌：瑶族全都实行排灌，即插田时照例要引水进田到一定的深度，耘田时又将水放出部分，然后才引水进田，一方面避免肥料被水推走，一方面耘田较方便。收割时务需将水排

除以便收割。

收割与脱粒：全用禾镰收割，在收割中，一部分人割，另一部分人就地打谷。

现将几种主要作物及砍山烧山的需工数列于下（单位：亩）：

水稻：

犁田	2人工，2牛工。
耙田	2人工、2牛工。
整田基	1人工。
插田（带镰秧）	2人工。
耘早糙田（共二次）	5人工。
第一次耘中、晚糙田	1人工（不施肥）。
第二次耘中、晚糙田	3人工（施肥在内）。
收割（带打谷）	4人工。
以上共计	20人工，4牛工。
每天工作时间：	约九小时。

红薯：

挖生地	17人工。
挖熟地	6人工。
种植（代开行）	2人工。
除草（代培土）	1人工。
收获（带挑运）	5人工。
合计挖生地	25人工。
挖熟地	14人工。
每天工作时间	约8小时。

木薯：

挖熟地	6人工。
种植（带挖穴）	2人工。
除草	2人工。
收获	6人工。
以上共计	16工。
每天工作时间：	约8小时。

砍山烧山：

砍芒山	3人工。
砍茅草山	1人工。
烧芒山	3人工。
烧茅草山	2人工。
每天工作时间：	约8小时。

旱地的耕作技术

砍山与烧山：砍山在大雪季节进行，烧山则在小寒及大寒进行。九扶、波兴一带普遍砍种芒山与茅草山，因此砍山的工具以钩刀最为主要，砍过后要等草晒干后方可烧，烧前要开火路，普遍要开7尺至1丈宽，并要准备好水，以防火势蔓延。

刮地下种与除草疏苗：种植旱地作物首先必須挖土，九坝、波兴一带的瑶族，在解放前已經沒有刀耕火种的残余了，現將各种主要的旱地作物种植情况叙述于下：

包米（玉米）：先用鋤头挖土，然后才播种。这里由于山高岭陡，点种不俾，因而普遍实行撒播，播种后即用刮子刮土掩盖。以后除草疏苗一次，每窠最多只留两株，窠距約3尺。第二次除草时則仅是除草而不再疏苗了，直到收获。

紅薯：育苗普遍在园地或近村的旱地进行，待紅薯藤长到3尺以上时即可移植。种时要开行，种下后除草培土一次。

木薯：刮地之后才下种，不开行，株距約3尺，种下后除草扯苗一次，每窠留一苗，多余的即扯去。

（3）肥料情况

瑶族所使用的肥料，其种类是不少的，据了解有以下几种。

大糞：大糞是水田及菜地的重要肥料，至于播种的秧田，通常是每十斤谷种要下大糞一担，然后才可播种，等秧长到一寸高时，还要用大糞水淋一次，据瑶族老人馮春蓮称：“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植的”。

瑶族居住的村庄，每一戶都有廁所，因此，大糞的数量也就不少。

猪牛糞：瑶族除个别戶外，普遍养猪牛，因此猪牛糞很丰富。这种肥料用途較广，水田与旱地都需要，其中以水田为主要。瑶族对于猪牛糞普遍都要經過加工，即是将糞与石灰混合，然后堆起来，待其干后才拿去使用。

草木灰：草木灰的来源甚广，一是砍山烧山时留下的灰烬，二是专门砍草来烧成的灰，三是烧火煮飯时剩下的火灰。

这种肥料既可用于水田，也可用于旱地，用于水田則用大糞水及猪牛糞水淋过，再拿去撒放，用于旱地則在点种时按窠施肥。

瑶糞：这是瑶族使用的肥料中最好的一种，但数量很少。瑶族在鑿秧前一日，将肥料舂細，然后撒于田中，次日才鑿秧，連肥料一起鑿去插。

石灰：石灰只用于水田。瑶族自己早已掌握了烧石灰的技术，他們就地取材塔窯烧灰，凡是水田都必須分批撒放。

瑶族所使用的肥料种类虽多，但就其使用的数量來說是不够多的，施肥的面也不够广。解放前，水田都不施基肥，仅在耘田时施放，每亩总共至多不过12担而已。至于旱地，对于粟禾、紅薯則一律不用肥料，只有芋头、包米、旱禾、植子、三角麦等施肥，但数量也不多，祇不过在下种时按窠放少許而已。水田在25年前則只是在耘田时施肥一次，自从汉人盘阿引把种植双季稻的技术带到九坝一带后，教瑶族人民要两耘两施肥，此后瑶族种植双季稻也就在两次耘田时施放肥料了。据九坝村生产知識較丰富的瑶族老人馮春蓮称：他学了盘阿引的施肥方法后，曾經有一年在一块三亩三分的田里打得谷子15担（1,500斤）老秤。每亩平均产量已接近500斤。至今瑶族人民还一直沒有忘記盘阿引的名字，这說明了瑶、汉人民之間的友好互助关系以及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是一直存在着的。

（4）自然灾害及防範

瑶族居住山区，在自然灾害中，以兽灾較为严重，現將各种損害农作物的灾害分述于下：

兽灾：瑶山野兽甚多，对作物的損害也較大。为害作物的野兽有山猪、箭猪、黄獐、山兔等数种，其中以山猪为害最大。据說：山猪对于农作物什么都吃，尤其是薯类作物受它的

害最大，若无人守护，常把整块作物吃个清光。其次要算黄獾，主要吃红薯、包米及红薯藤，如果不加以防护的话，也会将整块的作物破坏干净。箭猪对于各种作物，与山猪一样，它是什么都吃的，不过九坝一带这种野兽不常见，为害程度也不如前者大。此外，还有老鼠，除了吃各种农作物外还经常咬坏桐子与茶子，甚至在禾苗扬花抽穗时咬断禾秆，吮吸里面的甜汁。虽然它食量不大，但为数甚多，破坏性也就很大。山兔主要为害红薯及旱禾。

对于上述兽害，除老鼠外，瑶族主要防御的办法是在耕地上搭茅棚守护以及用猎犬追赶再用粉枪射击，对于老鼠则安置石块捕捉，其法是以三节小木条撑住石块，里面放食物引诱，老鼠进去吃食物即触动木条，石块即打下将其压死。

鸟灾：为害农作物的飞禽主要有野鸡、麻雀、鸚鵡等三种。其中以麻雀最为厉害，或在谷子即将成熟时成群前来啄食，或在撒播种子之后偷食种子。据说：来时常在100只左右。解放前，九坝村曾经有一块田被鸟吃光，直到现在，那块田还被人称为“鸟仔田”。野鸡及鸚鵡的为害次于麻雀。

瑶族防御的办法是用狗撵及用粉枪打二种。

虫灾：以量步虫及辣虫二种较多，这两种害虫专吃禾苗的叶子，凡是经过这两种虫吃过的禾苗以后就长不好，就有减产的可能。1942年左右，九坝、波兴（瑶族村落）下龙、桥落、三色等地普遍生虫，这年的晚稻减产了一半。

旱灾：旱灾在这一地区并不很多，解放前曾发生过一次，在正需要水时有三个月不落雨，造成严重的减产。米价高涨，商人地主及富农则从中渔利，当时东毫一元只买得8斤米。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上述灾害是从来也没有过问过的，不仅全无有效措施进行救济，反而对于种种苛捐杂税丝毫不能减免，使得劳动人民处在死亡的边缘。不但如此，在反动统治即将全部崩溃之时，还在这一带组织土匪武装，向瑶汉族劳动人民敲诈勒索，干下了打家劫案、杀人放火的罪行，使这一地区的人民遭到严重的人为灾害，但是他们终于逃不出人民的巨掌，一个个都先后在人民的面前伏法。

（5）生产禁忌

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得瑶族人民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无以为告的情况下，他们只有诉诸鬼神，认定一切吉凶祸福都为鬼神所主宰，因此迷信的观念较深，在生产活动中，也就自然出现了若干禁忌，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种：

①三月初三忌山猪，不能出工。

②惊蛰忌虫，不出工。

③谷雨忌水灾，不出工。

④分龙节不能挑粪，不能用刀搞生产，否则，天不落雨。

⑤小暑不进园，不进旱地，否则老鼠多。

⑥大暑不进田，否则山猪多。

⑦正月初十、二十不能扫地，不能用利器（如刀）否则，就会刮大风，据九坝村干部冯文翠称：他由于不相信，犯了禁忌，结果，大风吹掉了屋樑二条，屋瓦也被吹走若干，这还是1958年的事情，可见这一地区的迷信思想是较严重的。

⑧五月初一不出工，否则毛虫多。

⑨每月初一至初五，十一至十五，二十一至二十五这十五天内不能砍竹木，否则，砍下的材料不能经久耐用，会生虫。

上述种种禁忌，在解放前，每当禁日前一日，懂得的人都互相传聞，甚至有张贴出去的情事，图使全村的人不在翌日出工。

(三) 解放后农业生产的发展

茶城人民公社的波兴、九扒、納兌、六均一带的瑶族人民（原来的福文乡）是以种山为主的，水田不多。解放前，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受有种种的剥削，人民生活是极为贫困的，杂粮是主要的粮食，有很多的家庭每天只前吃两餐米粥。解放后，这里的瑶族人民受到政府的照顾，三年未交公粮，生活很快提高，农民的生产情绪高涨，如馮春舍解放前和刚刚解放之初全家均靠他一个主要劳动力维持生活，解放前每天只能吃米粥，而解放后，不但吃到米饭，而且在1954年有余粮800斤。生活的改善一方面是消除了剥削，另一方面是解放了生产力，解放后，随着劳动力的组织和提高技术年产量逐年提高。据六均村的干部说：“解放后每年产量都增加。”1953年，该村稻谷旱稻共97亩，收谷四万斤多，平均每亩426斤。据他们说：在他们这一带的山冲冷水田中有这样的收获不算差了。

由于山区条件较差，故在这一带山区中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技术改革不多，在杂粮种植上和解放前差不多，但是在劳动力的组织解放来逐年变化，逐年提高。

1. 劳动力

解放后，瑶族人民就已经逐步的组织起来，以九扒为例，1952年，九扒成立了互助组，当时全村36户都参加了，共组织了六个组，每一组有6—7户，凡是同组中任何一户忙不过来时，各户都前往帮助，主家则只是招待一餐饭食即可。这个互助组一直延续到1955年。据赵如甫说：“1953年组员的干劲极大，每一组都烧石灰，少者90担，多达300担，在互相帮助之下每户都按时种植按时收，误不了季节。”

1955年冬，福文乡成立了四个初级社，六均和六洋一个社、納兌和罗卜冲一个，白岩、小河及大関一个，九扒、波兴、龙潭、宝塔山一个，叫做波兴社（以上均为瑶族地区），波兴社除了一户富农外都入社了，该社共分为五个生产队。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即一乡一社，叫做福文社，100%的农户都入了社。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波兴、九扒、納兌、六均等村均属茶城人民公社。由于劳动力统一调配，同时又成立了集体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组），劳动力得到了解放，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平日早上七点钟出工，下午六点半才收工，农忙时，社员们都做到早出工晚收工，生产进度很快，九扒村在收早稻时，全村老少齐动手，突击七天，完成了183亩田的收割任务。

2. 技术改革

水田方面的技术改革如下：

犁田耙田：全部水田实行三犁三耙，至于播种田则实行四犁四耙，直到泥土耙细为止。

插秧：普遍推行合理密植，改变过去的稀植现象。

选种浸种：九扒村在1956年实行黄泥水浸种，这样使不好的种子都浮于水面，下沉的全是好种子。六均村1954年开始实行新法选种和浸种，用黄泥水、鸡蛋水、石灰水、盐水等。在1958年则用石碳酸浸种了。

耘田：1955年耘田二次，1958年增加为三次。施肥1955年是二次，1958年则放三次肥。